

12.5-721

1 書叢事下天

戰時英國

編德亢陶



版出房書德亢海上

12.5-

1

天下事叢書

戰時英國

陶亢德編輯

卷 頭 語

歐戰不到一年，幾個中立小國如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等固給德軍如摧枯拉朽，一網打盡，就連主要大敵的法國，也甫一交手，就潰敗乞和。到今日已只有一個英國在孤軍奮戰，以求最後勝利。對於英人之英勇，在血戰四年不屈不撓的我們中國人看來，覺得不失爲抗戰同志。

法國潰敗的主因，一般說來是準備不足，武器缺乏。以赤手空拳擋飛機坦克，當然難如升天，所說法國敗於武器不足，自屬可信。然而求和主因又何在呢？以法帝國殖民地之廣，艦隊之完整，英國之努力支持，法國何難抗戰到底？求和原因誠繁雜多端，而法人之好逸惡勞只圖目前之心理似爲主因。宣戰前後之英國，其準備何嘗比法國充足，血戰四年之中國，失地何嘗比法國爲少，但是中英能繼續抗戰，只因不戰則已，戰必至最後勝利而後已一信心耳。

以中英兩國之志同道合，戰時英國之措置景象，或足爲我國人借鏡取鑒，爰彙已刊天下事各文付梓，供國人之三讀焉。 民國三十年二月編者記於上海

目次

邱吉爾	一
哈里法克斯	七
海軍三重鎖	一五
陸軍鐵漢艾恩賽	二二
海上封鎖	三一
海上護送	四〇
特務機關	四八
空中諜報	六一
坦克車廠	七一

婦女服務隊	七七
空中勇士	八八
不朽的信	九五
漁船殲敵	一〇一
汽車夫充砲手	一二三
防空秘密	一二八
空襲醫院	一三七
炸彈下的生活	一四三
燈火管制下	一五一
日用品限制	一五六
兒童的撤退	一六一
英王的侍衛	一六九
英王的防空地下室	一七五

雙輪馬車

一八〇

政治的轉變

一八五

社會的變動

一九二

英國人

一九六

英國人的特性

二〇四

反德巨頭邱吉爾

每隔一日在會議中總要問到邱吉爾，而隔日報紙上的標題，就談着邱吉爾要擔任閣務了；國會議員佩帶着「邱吉爾」鈕扣；在英國無數的家庭中，邱吉爾的過失和美德，近來更成爲論辯的資料，較任何問題更感興趣。

以政治家而論，邱吉爾說話已儼如大權獨攬的內閣了，他差不多担任過一切職位：如內務大臣，第一任海軍大臣，商務主席，財政大臣等。

以士兵而論，他曾參加過七次戰役，每次作戰總在最前線。有一次派赴印度作戰，倫敦當局對於他應否正式允許其參加戰爭，曾有一番討論，並且有公私文中特別提到他在安圖曼（Ondurman）的戰役中，他騎着馬，手執着六輪手槍，經過隊伍密佈，森嚴可畏的修道士敵人中，他並未受傷。後來他被俘於南非洲，於禁衛森嚴的獄中，獨自逃

出，一路步行並躍登火車，經三百哩之遠，而達前線，南非政府懸賞二十五鎊，凡能擊斃或生擒他者，予以獎金，但他未被認出。

邱吉爾常有意外的幸運！

在哈羅學校讀書時，臨考之前，他知道試題中有一科，教師是要學生默繪任何一國的地圖的，邱吉爾感到世界地理的難記，因此寫了許多國名的字條，投入帽子中，隨便抽了一條，是新西蘭的地名，他就把新西蘭的輪廓繪得十分純熟。

第二天，萬分僥倖，教師正要他繪新西蘭的地圖。於是邱吉爾的地理知識，使他們驚愕不置。

有一次，他從倫敦飛往巴黎，飛機着了火，當他在撲滅火焰時，駕駛員把機身垂直俯衝，虧他救了性命。

還有另一架飛機，邱吉爾為乘客之一，在起飛之前，飛機翻了身，油箱也許要爆烈了，飛機也許要着火了，但「幸運的邱吉爾」祇從機身倒溜下來，放聲大笑。

邱吉爾首次駕駛飛機，那靈活的操縱桿，失其駕馭，他不禁駭然，準以為飛機是要

墮地粉碎了。

『這真和死一般的可怕，』他自己在想，飛機每小時五十哩速率，猛衝到地上。機上的左翼折屈如紙，螺旋槳和機頭沒入土中。

但是兩小時後，他祇略受瘀傷，就赴下院集會，發表預定的演說。

有一次，甚至他爲紐約的出租汽車撞倒了，還能蹣跚着走過兩條街，去到附近的醫院，從容不迫地問詢救傷病房的所在。

『你請得起私人醫生嗎？』女看護長問了，她並不認識這位身染血污的人物。

『我當然請得起，我是英國的政治家！』邱吉爾於暈倒在地之前，這樣地回答她。

他做任何事都是如此——帶着戲劇般的離奇，而又含有幽默。前次在內閣的時候，於一個行銷全國的雜誌中，發表一篇批評德國的峻嚴文字，得到稿酬不過一百鎊，但他却因此失去五千鎊一年的官職，因爲議院中對他大胆抨擊他國，沸然責難。從此以後，邱吉爾所寫關於國社黨恫嚇的種種，常爲他人行文談話的資料。

即使他做錯了事，但他總是對的！

在上次大戰時，和他敵對的大臣，把他擡出內閣，他穿了少校的舊制服，飛渡海峽，在法蘭德斯（Flanders）戰壕中，担任前線防務。

一個砲彈飛來，在戰壕的人都死了，但邱吉爾又得倖免於難，因為正在那一天的早晨，有一個高級軍官，要他到離戰壕三哩的地方，去出席會議。

經過那一次戰役之後，他回國担任軍需大臣。

加里波里（Gallipoli）的戰役，是由他負責的，此外，如促成商店營業時間法的實行，創立職業介紹所，都獲得成功。當他為內務大臣時，當時軍隊受他的指揮，於圍攻錫德納街（Sidney Street）的著名戰役中，他走到倫敦東城，立於火線之中，因此備受人家的批評。我們再就他好的方面講，他是一個功績卓著的戰時軍需大臣，當一九一四年為第一任海相時，他確使英國海軍稱霸海上。

他從著作上所賺的錢較從政治上所得為多，他的不朽之作世界危機，（The World Crisis）一書，據說得到三十萬鎊的版稅，另一著作馬爾巴羅夫傳（Life of Marlborough）得到二十萬鎊。第一流的職業著作家都看得眼紅，但邱吉爾寧願在議院中佔得

一席，而不願爲著作家。

邱吉爾在無論何時看到描寫他的插畫，他就剪了下來。有時他還向作者去要原圖。有一次，他寫了一篇論文，講到他的帽子有助於漫畫家的笑話，於是他立即出去買別種帽子來戴。

不久以前，人家說邱吉爾有七十三種帽子，實際上，他祇有十種，式樣都很適合。關於帽子的笑話，是在三十年前選舉時發生的，當時他借了一頂軟氈帽，戴了太小，因而發生這個話柄，所以關於帽子的種種傳說，就是這麼一回事。

有一次，英王在柏爾馬來爾（Balmoral）要召見邱吉爾，他出來弄得滿身泥漿。因爲當緊急的召喚到來的時候，他正在蘇格蘭高地（Highlands）遊息，邱吉爾覺得時間太侷促，欲於新近大雨之後，趕上一百哩的鄉僻狹路，幾不可能。

而汽車夫恰巧又把車子駛入泥途中，這位生性仁慈的政治家，脫了外衣幫助車夫把汽車推出泥淖，頃刻之間，他渾身着了泥漿。

當英國總罷工時，他是一個著名的人物，因爲正當緊急之時，邱吉爾發行英國公報，

在這短促的時期中，的確使他成了英國唯一的報業大王。

他屢經風波，自第一次落選，已四十年，英國人還在想他能否出任首相！（吳鐵聲譯）

哈里法克斯

在白宫巨厦後面，一條寬闊而華美的走廊裏，書記把橡木大門開了，客人就踏進一間寬敞的房間裏去。這房間的布置，全用深紅色和棕色所配合；長窗旁掛着紅色的鏡框，地上鋪着紅色厚毛毯，火爐前放着紅色皮沙發，還有橡木的寫字檯，橡木的門，橡木的窗，以及橡木的嵌板。

一個消瘦高個子，穿着雙排鈕扣的黑色上衣，伸出一隻瘦長的手，從寫字檯前站起來，這就是大英帝國的外相哈里法克斯男爵。(The Right Honorable Edward Frederick Lindley Wood, third Viscount Halifax)他曾消除了印度的革命危機，這時候又在挽救歐洲戰禍而努力，他覺得應付歐洲問題比對付印度困難得多了。

他站着的時候，兩手插在褲袋裏，上身略為向前，看去似乎很是謙遜。這也許因為他

比普通人高着許多，和人家握手談話的時候，很自然地屈下身去，免得與別人相形之下覺得他是高高在上的。他頭上已經有些禿髮，耳鼻口都比常人寬闊，好像他的五官不管是否長得適當，却專備實用似的。因而也就顯出他的知覺靈敏，顯著的輪廓構成了消瘦的面龐。他的聲音很溫和，但是不善於說話，既不流利，又不能聲色俱厲的誘惑聽衆入神。他的演詞即使事前經過準備，說來還是不很緊湊。

在這外相的辦公室裏，從二扇大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見聖詹姆斯公園（St. James's Park）裏的清淨的湖水，草場，樹木和花床。來訪外相的客人很可以想像，這時他似乎置身於一個恬靜的鄉村圖書館裏一般。但在這間很沈靜的房子裏，外相時常帶進一隻紅色的公文箱來，是長方的，式樣却很特別，外面已經有些損壞，有幾處顏色亦因久用而褪落了。這公文箱從世界不安靜的角落裏帶來許多官方的電訊。這好像班陀勒的箱子（Pandora's Box）一般，已有過許多出產。（譯者註：希臘童話中班陀勒的箱子裏都藏着希望。）

哈里法克斯和他的父親一樣，是一個忠實的人。他的父親就是格雷男爵（Lord Grey）

的孫子。格雷曾促使一八三二年革新法（The Reform Bill of 1832）的完成，造成英國民主政治史上選舉制度的第一次革新。哈里法克斯的父親做過五十年的英吉利宗教協會（The English Church Union）主席，英國與羅馬教會在麥令斯舉行談話，他也是主角之一。現在這位哈里法克斯男爵，其主要活動雖在政治方面，但對宗教却亦非常虔誠。因此他最偉大的成就便是改善大英帝國與印度的關係。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一年止他充任印度總督，這時的尊號叫做歐文男爵（Lord Irwin）。在他的父親死後，才襲封為哈里法克斯男爵——譯者註——他運用虔誠忠實的性格，使這塊東方的土地像中世紀的歐洲一樣，受宗教的統治。

哈里法克斯和他的政敵甘地，在印度人家稱他們為「兩位麥黑得馬」（Mahatma 意即非常的超人——譯者註）。這二位都很篤信宗教的人，在印度的政治問題上却處於對立的地位。但哈里法克斯很能了解甘地，這是別的英國人所做不到的。英國保守份子主張拒絕和甘地交往，而他却請了這位信奉印度教的不合作運動的倡導者，到總督府去商談。為了解決印度反叛問題，他也要和甘地一樣的絕食，但這麼一位大英帝國的印度總

督也要餓着肚子罷工，對於主張慎重處理印度問題的英國朝野的保守份子，其打擊究竟是太大了吧。

哈氏與甘地會談的結果，就產生出現在印度施行的新憲章，使三萬七千萬的印度人民得到更多的自由。英國官方人士把「自治領的地位」這個名詞用到印度上去，哈氏乃是第一人；他打倒了國內頑固的反對派，而保住了印度與帝國的連繫。

但是七年以後，在同樣有歷史性的會談中，哈氏遇到了極其困難的事情，坐在對面的是一位手下擁有羣衆的魔王。這位對手亦要破壞現狀，但是具有一種與甘地不同的典型。他便是一九三七年哈氏赴德訪問的希特勒。甘地攻擊英國出於消極的抵抗，而希特勒却是一個暴跳如雷的狂人，他想用武力粉碎歐洲。哈氏和甘地總是溫和地交換意見的，他在希特勒面前亦能平心靜氣地提出理由來討論，然而希特勒對他却像對着千萬聽衆一般地大聲演說，但這些威嚇的言詞須待翻譯過後哈氏方才能夠懂得。

哈里法克斯和甘地，一個是英國約克州的紳士，一個是東方信奉宗教的怪人，風俗習慣和性情都有不同，誰都以爲他們二人之間必有很大的隔膜；這位紳士又遇見了另一位

歐洲人（希特勒），他們的文化和種族都比較接近，誰都以為他們的會談至少有相當的結果。但是事實恰好相反，那位東方人說得出口流利的英語，而這二位歐洲人却因沒有共同的語言，不能直接談話。這位英國紳士和那位東方聖人在思想上反比和另一位歐洲人接近。吉柏齡（Kipling 英國名作家——譯者註）說過：『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二者之間永難融合的。』但哈氏雖不能拉攏歐洲最大鄰國，却已建立起英國通到東方來的橋樑。甘地具有熱忱，他有理性而不用暴力，由此可見甘地是高出於希特勒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哈里法克斯在約克州牛津學會演說中有一段：『我時常想，假使希特勒和墨索利尼有機會進過牛津大學，世界上不知要安逸多少。他們有了健全的思想，許多國際問題就容易解決了。』

當哈里法克斯為覓取德國諒解，去訪問希特勒的時候，他既不能說德國話，對德國更沒有什麼認識。他在年青時雖曾去過，但僅作短期的勾留；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則未再去過。哈氏認識印度，且有深切的了解；而對於這個古怪的納粹國家，在思想上，在感情上，一個智識階級的英國人總覺得和她有很大的距離。